



黑 水

(美) 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 著 刘玉红 译

Joyce Carol Oates — Black Water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Black Water Joyce Carol Oates

黑 水

(美) 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 刘玉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8-1554

Joyce Carol Oates
BLACK WATER

Copyright © The Ontario Review, Inc., 1992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/o John Hawkins & Associates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
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水/(美)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著;刘玉红译.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(中经典精选)
ISBN 978-7-02-014027-5

I. ①黑… II. ①乔… ②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62248 号

总 策 划 黄育海
责任编辑 甘 慧 欧雪勤
封面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3.875
字 数 66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027-5
定 价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第一部分

1

租来的丰田车，参议员开着，他精力充沛，极不耐烦。车子奔驰在一条没有铺沥青、没有名字的路上，急转弯，像滑冰一样，令人头晕目眩，然后，没有任何警告，车子冲离路面，滚入黑色的急流中，朝乘客这一边侧翻，迅速下沉。

难道我要死了吗？——就这样死去？

2

现在是七月四日晚上，格雷令岛上其他地方有不少派对，尤其是北边海岸一带，通向海滩窄窄的沙路上停着一排排车子。时辰到了会放烟火，有些阵势豪华、震耳欲聋、色彩亮丽，颇像演绎海湾战争的电视大片。

他们身处岛上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凉之地，很可能迷路了。她努力嚅动嘴唇，鼓起勇气，想说出这两个字：迷路。

还有她一直放在手提包里的安全套，有多久了。原来在小山羊皮包里，现在是这个漂亮的夏季包，罗兰爱思牌，花卉图案。实际上，在那个更早用过的包里，她就带着它了，同一个

安全套。那是个潇洒的草制大背包，红色皮穗，用得太久，最后散架了。安全套包得整整齐齐，裹得严严实实，质朴的药味儿，几乎不占什么空间。这么久了，她连一次也没碰过它，准备着打开它，准备着向某个人暗示用它，或者考虑用它，不管这个人是朋友、同行抑或半生不熟的人。你已经做好了有备无患，最终却说不出口，找不到合适的表达。

眼下他们在缅因州格雷令岛的某片沼泽地。格雷令岛从布思贝港往西北方向要坐二十分钟的渡船。他们一直谈得很投机，一起开心地笑，像老朋友，像最随意的老朋友。参议员一手开车，一手拿着塑料杯，凯莉一直小心地稳住他的手，不让剩下的加了奎宁水的伏特加酒从杯里洒出来。突然，就像电影出现短暂的停顿，图像一下飞出视线，突然，她永远也理解不了有多么突然，道路从飞奔的车子底下飞出去，然后，他们在黑水里挣扎逃生，水浪扑打挡风玻璃，试图涌进车里，噩梦一般的沼泽地仿佛突然活了过来，从四面八方涌上来，要吞没他们。

难道我要死了吗？——就这样死去？

3

芭菲挺难过的，或者看上去如此。芭菲惯于表现情绪，你

永远搞不清楚。她对凯莉·凯莱赫说，是的，不过为什么现在就走，不能再待一会儿吗？凯莉·凯莱赫含糊地咕哝两声，有些尴尬，说不出口——因为他想要我跟他走：他坚持这样。

不能说不，因为如果我不听他的，就没有以后了。这你知道的。

4

四面八方都是令人恶心的沼泽地气味，潮湿、腐败的气味，黑色的泥土，黑色的水。大西洋冰凉、清新、刺疼皮肤的气味似乎离这里很远，就像遥远的回忆，被一阵细密的东风带向内陆。这里没有海浪的声音，只有夜虫的鸣叫，只有拂过矮树丛的风声。

凯莉·凯莱赫没有醉，她抓住肩头的安全带，心想你在这里，却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，真是滑稽。她笑了。

他们正匆匆赶往布洛克敦码头搭渡船，船将在晚上八点二十分驶向大陆。没人看到租来的丰田车冲进水里——小湾？小溪？小河？这时将近八点十五分。不管是参议员，还是乘客凯莉·凯莱赫，都不知道急转弯处有这么一条河。

前方大约三十英尺处有一座窄木桥，同样模糊不清，木板

饱经风雨侵蚀，但没有警示牌，更没有警告桥前面这个危险的转弯。

不是现在，不是这样的。

她才二十六岁零八个月，就这样死去还太年轻。她太过震惊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以至于丰田车飞出路面，撞到几乎看不到的水面时，她都没有尖叫出来。在一刹那，车子似乎不会沉下去，而是浮起来，似乎它飞行的弧线能托起自身的重量，令它漂过河面，到达那边的对岸，冲入急流、矮树丛和藤蔓纠缠而成的蛇状黑影中。

你以为这种地方的水不会很深，只是一条水沟而已，你以为路边的护栏应该更结实，你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快、这么无情、这么无助地掉进这么脏的黑水里，一股下水沟的气味。

不是这样的，不。

她震惊，她不敢相信，参议员大概也是同样的反应。大家在格雷令岛上芭菲·圣约翰的父母家那里度过七月四日，个个兴高采烈、无所顾忌、欢声笑语、交谈热烈、兴奋不已，对未来（眼前的未来和遥远的未来——当然，眼前的未来决定遥远的未来）充满期待，正因如此，所以谁也无法理解变化来得如此之快。

在凯莉·凯莱赫的生活中，也曾出过几次事故，同样发生

得太快，令她脑中一片混沌。每次她都喊不出声来，每次从她意识到无法控制自己身体的那一刻起，她就无法清楚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，这时她的身体已经不受大脑的指挥。

因为在这种时刻，时间加速，在发生碰撞的一刹那，时间加速到光速。

一片片缺失的记忆像白漆在她的脑海里旋转。

5

当丰田车“砰”地撞到路边护栏上，边纹生了锈的护栏似乎丝毫不能阻挡车子的速度，她听到参议员吃惊地骂了一声——“嗨！”

然后，不知从何处冒出的大水一下漫过他们，漫过车顶，漫过破裂的挡风玻璃，河水似乎活过来了，似乎给激怒了，上下翻涌，车子左摇右晃。

6

她在布朗大学攻读美国学学士学位，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。凯莉·凯莱赫，洗礼名是伊丽莎白·安·凯莱赫，写了九十页

的荣誉生论文，就是关于参议员的。

论文的副标题是“杰斐逊式的理想主义和‘新政’的实用主义：危机中的自由主义策略”。

她刻苦努力，研究的资料包括参议员三次竞选议员的活动，他在参议院的种种工作，他在民主党里的影响，以及他有可能被本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这一情况。因为用功，她的论文得了A……在本科阶段，凯莉·凯莱赫的专业课通常都是A……她的指导老师手写了一整页的鉴定意见，对她评价很高。

这是五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她很年轻。

那天下午见到参议员，他那双爱交际的大手热情地握住她那双骨骼纤细的小手，凯莉提醒自己，不提论文的事。

于是她不提，直到过了很长时间。

既然他们的关系发展得那么快，不提也说不过去。

前天晚上，她、芭菲和史黛丝看到新一期《魅力》杂志上天蝎座七月的运势：过于谨慎，不愿向别人袒露自己的冲动和欲望！大胆表露吧，我行我素，只此一次！天蝎座，在经历了一段失望后，你的星座当前非常浪漫——大胆行动吧！三人吃吃发笑。

可怜的天蝎座，太容易受伤，太容易沮丧。

她那阴沉而高傲的神情让父亲阿蒂·凯莱赫十分恼火，她

那自我折磨的表情让母亲玛德琳·凯莱赫十分担忧。是的，我爱你们，请让我一个人待着好吗？

可怜的天蝎座，二十六岁零八个月了，还像青少年一样容易起青春痘！羞耻，生气。她薄薄的浅色皮肤实在是太薄，太浅。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荨麻疹、皮疹。过敏性反应让她眼睛发炎，是的，还有粉刺，几乎看不见，可像小沙子一样，在前额的发际上弄起一个个小疙瘩……

她的情人爱她时，她漂亮。她漂亮时，她的情人爱她。这是一个简单的命题，一个看上去同义反复的命题，不过难以理解到位。

于是，她努力不去理解它。躁动不安的天蝎座，她要开始新的生活，开始新的冒险，一次无比浪漫的冒险。

7

凯莉·凯莱赫很有技巧地暗示参议员打开车前灯。他们走的似乎是一条荒废的二级公路，步步深入沼泽地。车子飞奔，前灯上下跳动，左摇右晃，参议员不耐烦，低声咕哝着，在坎坷的路上把车开得七拐八弯，全然不在意加了奎宁水的伏特加酒从塑料杯里洒出来，洒在座位上和凯莉·凯莱赫的大腿上，

洒在她今年夏天新买的棉织衣服上。参议员是那种猛男司机，他的对手就是这条道路、渐浓的夜色、他和目的地之间的那段路程。他得赶到那个目的地，可时间在飞快消逝，他任性地猛踩油门，车子开到每小时四十英里，又猛踩刹车，转弯，又猛踩油门，轮胎原地打转，以示抗议，然后才在有黏性的沙地上稳住，接着又是刹车，马达“轰轰”作响，像打嗝，像性交，令人头晕。

凯莉不安地想起来，父亲和她母亲发生说不清的意见不合后，有时也会这样开车。这种不合越是说不清楚，凯莉记忆中的失语就越令她不安。

别问，坐直，没事儿，不会有事的。你知道你是某个人的小姑娘，是不是？

他们会到一家汽车旅馆，很晚才吃饭。当然，是送到房间里的，不能冒险去餐厅用餐，不能在旅游高峰期去布思贝港的任何一家餐馆。

她不担心，真到了这种时候，她觉得自己不会被吓着的，不过她时刻警惕着，保持清醒，记住这次历险。

车前灯像醉汉，猛烈地摇晃，照亮那条路，路窄得连一辆车都难以通过。车灯也照亮了一片美景，她盯着道路两边绵延数英里的沼泽水面层层叠叠，在交错缠结的植被中有如一块块

闪亮的镜子碎片。

在内陆的黄昏，天空还亮着，地面便升起夜幕，发出苍白光茫的月亮扁平如硬币。西边的天空上，片片云层像是染上了红色；东边的海平面上，天空在不知不觉中渐入黑夜，如一颗熟透的李子斑斑驳驳。

想着，迷路。

想着，一次历险。

冷静地想，哪怕身边这个男人在刹车、加速、刹车、用力刹车、用力加速，弄得她的牙齿“咯咯”作响的声音在脑袋里回荡，她也不害怕，只觉得兴奋——肾上腺素的刺激——就像当天早些时候在海滩上她感到这个男人欲望之强烈时，对自己发誓说，不，我不会的。

哪怕一个念头悄悄溜过她的脑海：是的，为什么不呢？

可怜的天蝎座，精明的天蝎座。

想着这真是一次机缘巧合，七月四日的格雷令岛。其他人也邀请她，她并不特别希望有人邀她去度这个长周末，不过她还是决定接受芭菲的邀请。现在她在这里了，现在她就在这里，紧挨着参议员，疯狂地奔向布洛克敦码头赶渡船，夜幕降临，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。

你是一个美国姑娘，有权偶尔让别人知道你的愿望，有权

按自己的愿望行事。

就在车子飞出路面前的那一刻，凯莉·凯莱赫皱皱鼻子，闻到了……阴沟的气味？

就在车子飞出路面前的那一刻，凯莉·凯莱赫发现自己紧紧拽住肩膀上的安全带，指关节都发白了。

就在车子飞出路面前的那一刻，凯莉·凯莱赫终于说了一句话：“参议员，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”这话说得尽可能巧妙，嗓门是提高了，但听上去又不像是提高嗓门说的，因为参议员右耳听力不太好。

小时候，有一次一家人在用感恩节晚餐，凯莉对她的伯伯巴伯科克大声说话，虽然他总是要求别人重复说过的话，总是抱怨别人说话是在小声嘟囔，但却不喜欢凯莉提高嗓门跟他说话。他冷冷地瞪了她一眼，说：“小姐，你不必嚷嚷，我又没聋。”

也许她也冒犯了参议员，他没有回答，只是笨拙地抿着塑料杯里的酒，用晒伤的手背擦了擦嘴，眯眼看着前方，好像他和凯莉·凯莱赫不同，他能透过沼泽地上阴沉沉的灌木丛看到海洋，那里距此肯定不过几英里远。

参议员轻笑一下，开口了：“凯莉，这是一条近道，只有一条路，我们不可能走错。”他声音低沉，像喉咙里有痰。

“是的。”凯莉说，答得非常小心，非常巧妙。她舔了舔发焦的嘴唇，也盯着前方，可只看到车子前灯照亮隧道一般的道路，看到阴影中的草木和闪光的昆虫翅膀，其他什么也看不到。

“——不过这路真差。”

“因为这是条近道，凯莉，没错儿。”

凯莉！——学校的同性朋友这么叫她，听到这个男人也这么叫她，如此随意，如此亲密，像是他跟我很熟，像是他喜欢我，她的心奇怪地一阵狂跳，脸颊发热。

转眼，车子飞出路面。

8

凯莉：这名字适合你。

是吗？怎么说呢？——她的头发在风中摇曳。

绿色的眼睛？——眼睛是绿色的，是不是？

他那么高，他的出现那么真实，带酒窝的笑容，粗壮的白牙。他假装用力挥手，想去掉凯莉·凯莱赫黑色的太阳镜，好半眯起眼看她的眼睛。凯莉并不反对，她熟练地拿下眼镜，迎着他坦率的检视（他的眼睛是蓝色的，像洗过的玻璃），不过只是一会儿。

他的笑容有些犹豫，但并不明显，似乎在那一刻，他有些怀疑自己，怀疑自己男性的魅力。

他嘟哝道，是的，绿色——漂亮，似乎在道歉，其实这种道歉是对凯莉进一步的赞美。

其实，凯莉·凯莱赫的眼睛与其说是绿色的，不如说是灰色的，她自己觉得像鹅卵石的颜色。没有什么特点，就是离得开、大大的、有吸引力、“正常”而已。不过睫毛的颜色太浅、太脆、太薄。除非她用睫毛膏，要不几乎看不见，可她不喜欢用睫毛膏。

实际上，凯莉·凯莱赫的眼睛曾令她父母非常担忧，非常苦恼，所以她也非常担忧，非常苦恼。后来做了手术，才一切正常。

凯莉从出生起，两只眼睛的肌肉就不均衡，这一毛病（你躲不开这一事实，它就是一个毛病）叫斜视。就凯莉的情况而言，就是左眼的肌肉比右眼的肌肉弱。谁都不知道这个情况，于是在她生命的头两年，这孩子看东西不像一般人那样在头脑里形成一个图像，而是两个图像（由于细节重叠，两个图像变得更为模糊）。两个图像并不协调，会突然重叠，左眼看到的图像还会经常飘浮不定。出于本能，这孩子将注意力集中在相对